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丁山征西 第四十三回 樊梨花誥封極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

適才所言，將薛丁山綁上法場，專等午時三刻開刀。這邊有仙童、金定各抱一子，營前活祭，抱頭大哭，各訴前情。丁山哭道：「二位妻呵，我薛丁山前世做了昧心事，罰我今生顛顛倒倒。事出無心弑父，凌遲之罪難逃。我死之後，須要孝順婆婆，撫養孩兒，長大成人，與祖父爭氣。」二妻哭道：「樊家妹妹二次救你，你倒三次休棄，所以有這樣大禍。」丁山說：「二位妻呵！我今悔之已晚，不要埋怨我了。」二妻將一杯酒送上，說：「你吃一杯，以盡夫妻之情。」丁山含淚飲了。金蓮也來祭，同了寶一虎營前活祭，也有一番言語。眾將文武，見龍顏大怒，不敢駕前保奏，呆呆相視。內中閃出程咬金，俯伏駕前奏道：「老臣想西番未平，逆謀未除，倘斬丁山，蘇寶同復起兵來，誰能敵之？丁山雖是不孝，罪不容誅。目下用人之際，臣保他將功折罪。若破番兵，非寒江關樊梨花不可，此人足智多謀，更有仙術。伏望吾王權赦丁山死罪，貶為庶人。令他步行，青衣小帽，到寒江關請樊梨花出兵到來，萬事皆休。若不能請到，再行治罪。望乞聖裁。」天子聽奏，說：「老王伯所見不差。」是，領旨。」正當午時，合家老幼啼哭活祭，只見老將走出來，恐是催斬，嚇得眾人魂消膽震。刀斧手正要動手，老將連叫：「刀下留人。奉朝廷旨意，權赦丁山，貶為庶人。青衣小帽，不許騎馬，步到寒江關，請到樊小姐出兵，赦汝的死罪。刀斧手放綁。」丁山山呼萬歲，謝了皇恩，合家老小歡喜，都來拜謝，說：「若無老千歲保奏，丁山則性命不保。」丁山死中得活，更換了青衣小帽，別了眾人。一路步行，直往寒江關。

再言程咬金復旨，將情細奏：「梨花二次功績，願王封贈他，重起威風。」

天子准奏，御筆封贈，旨下：樊梨花有功於國，封威寧侯大將軍之職，欽賜鳳冠一頂，蟒袍一領，玉帶一條。打發天使飛馬前去，天使領旨而去。

再言寒江關樊梨花，善知陰陽，早已知道，等候詔至。這日有探子報進，說：「聖旨到，快設香案。」天使開讀已畢，樊梨花在香案前謝恩。方知官封侯爵，滿心大悅。送出天使回轉，眾將俱來恭賀。重起威風，日日教場操演，以備西征。

不表樊梨花之事，再言丁山在路，渴飲饑餐，淒風冷雨，艱苦異常。走得腳酸腿疼，叫聲：「天呵！我薛丁山命好苦。樊梨花這賤人，犯了许多惡跡，誓不與他成親，把他三次休棄。他懷恨在心，此去請他，諒必不從。雖然怪我，已經奉旨請他，不敢違旨。」算計已定，不一日早到關前。身上穿了青衣小帽，無顏問人，伸縮縮縮。看天色要晚，說不得醜媳婦，總要見公婆之面。只得含著羞恥，把頭上羅帕一整，身上布衫一理：「我官職雖然削去，官體猶存。」搖搖擺擺，進了關門，大模大樣，叫道：「門官，與我通報夫人、小姐，說薛世子要見。」那門官聽得，走過去一看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在此大呼小叫。」丁山說：「我是薛世子，要見夫人、小姐。」門官說：「你雲薛世子，如今在那裡？吾好去報。」丁山說：「在下便是。」門官說：「哇！放你娘的屁！薛世子同元帥前來徵西，好不威風。看你這人狗頭狗腦，假冒來的。稟了中軍，打你半死才好，與我走你娘的路。」丁山聽了，滿面羞慚。也怪不得門官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只得忙陪笑臉上前說道：「門官，我真是薛世子，假不來的。因犯罪，朝廷削去官職，除了兵權，貶為庶人，前來求見。」門官說：「你原就是薛世子，犯法削職，令人快活。你可為忘恩負義之人，小姐救你兩次性命，你三次休他。今來求見，有何話說？」丁山叫聲：「大哥，不瞞你說，只為我犯了罪，虧得程千歲保奏，奉旨前來，請樊小姐破番邦，將功折罪。相煩與我通報一聲。」

門官聽了「奉旨」二字，不敢耽擱，稟知外中軍。中軍連忙傳令，裡面走出女中軍，問道：「何人傳聲？」外中軍說：「薛世子奉旨前來，請千歲爺出兵。故此傳報。」女中軍道：「且站著，待我通報。」進內衙稟知樊梨花。梨花聽了，恨聲不絕道：「你傳話對他說，千歲親奉聖旨，官封侯爵，永鎮寒江，要操演人馬，不得功夫接見。既然聖旨要我出兵，拿憑據來看。」

女中軍領命，出了私衙，叫一聲：「外中軍過來，千歲說：『既然如此，可有憑據？』」外中軍、門官說了，丁山聽見呆了，前日性急，不曾奏過。憑據全無，如何請得動他？今番空回，性命難保。只得硬了頭皮，又要開言。

只聽三聲炮響，就封了門。門軍說：「薛世子，封門了，外面去，有話明日再稟。」丁山聽了，只得回飯店安宿一宵，夜中想起樊梨花，當日十分愛我，故此弑父殺兄，獻關招親。待我明日細告前情，他必然憐念，決是去的。思想一夜不表。

次日天未明，丁山早早抽身，梳洗已畢，穿好衣服，來到轅門。只見大小三軍，明盔亮甲，排齊隊伍，伺候轅門。只聽得三吹三打，三聲炮響，大開轅門。內中傳令：大小三軍起馬，往教場操演。那外面答應如雷，人人上馬，一隊一隊，向前而行。後面許多執事，半朝鑿駕，前呼後擁，樊梨花坐了花鬃馬，頭戴御賜鳳冠，身穿蟒袍，腰束玉帶，足登小烏靴，威風凜凜。

丁山不敢上前去稟，掩縮縮縮，滿面無顏。卻被小姐看見，說：「中軍官過來，問那青衣小帽是什麼人，闖我道子，莫非奸細？與我綁入教場究問。」

八人牌官，一齊答應，將丁山捆綁，帶往教場。

梨花來到教場，三聲炮響，大小三軍分立兩旁，一齊跪下。小姐下了馬，升了演武廳，坐在金交騎。眾將打躬，分立兩旁。攀梨花傳令帶奸細過來。

牌官答應，即將丁山放在案前。丁山嚇得魂不附體，爬起身來，立而不跪。

梨花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奸細，見本侯強強不跪！」丁山說：「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怎肯低頭拜婦人？我奉旨前來，你反面無情，不認得我麼？」梨花說：「原來你就是忘恩負義的畜生！既說奉旨前來，聖旨在那裡？好設香案開讀。」丁山無言可答。梨花說：「一派胡言。女兵們把這畜生打皮鞭一百。」

兩旁女兵一齊動手，將丁山吊在旗桿之上，皮鞭抽打，打得了山叫苦連天，說道：「小姐饒命，雖是我忘恩負義，須看我父母之面，饒了我薄情之人。從今以後，再不敢了。」小姐鐵面不睬。丁山打了五十，死去魂還，吩咐住手，旗桿放落丁山。小姐說：「旗牌官來，你將薛世子背負回家，調養好了，著他回去見聖上，說千歲爺不奉詔書，斷不出兵。」旗牌領命，背世子回到家中。丁山疼痛難當，恨恨之聲不絕：「今日把我毒打，全沒夫妻之情。嘎！我不仁，他不義，冤冤相報。我尋死罷了，又丟不下我母親。」哭個不了。

旗牌說：「世子，我勸你且免愁煩，不要悲痛。方才千歲爺叫我打發你回去，討了聖旨，方許起兵。看你遍身打破，如何行走？且在舍下，調養好了，回去。」每日吃了些紅花酒，大魚大肉將養。

丁山身子好了，拜謝旗牌，作別起程。一路思想，心中好不苦楚。怎生見得聖上說？也罷，少不得一死，硬了頭皮，一路回來，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白虎關，營前俯伏。值殿軍官啟奏，天子宣召進營。丁山俯伏駕前奏道：「臣薛丁山，前往寒江關相請樊梨花出兵。他道我假稱聖旨，並無憑據，將臣痛打五十皮鞭，不肯出兵。前來復旨，望王赦罪。」天子聽奏，龍顏大怒，道：「朕前吩咐，若請不到樊氏，以正國法。」傳旨：「推出營前斬首。」

御林侍衛遂將丁山綁了，推出營前。嚇壞兩旁文武，閃出軍師徐梁，奏道：「世子薛丁山，英雄無故。國法該斬，臣保他七步一拜，拜到寒江，求得樊梨花回心，前來見駕出兵，以贖前罪，伏乞聖裁。」天子准奏，傳旨放了丁山，丁山遂進營謝恩，出營又謝了徐梁。徐梁道：「賢弟，我和你同是功臣之後，為國求賢，何謝之有？我在駕前保奏你七步一拜，拜上寒江關，懇求樊小姐出兵，聖上方赦你死罪。若請不到，其罪難免。」丁山流淚道：「徐恩兄啊，可恨樊梨花，必要聖旨為憑。若無詔書，只怕求懇不動。」徐梁說：「賢弟這件情由，怪你自己不是，不該三次休棄，怪不得他作難。聖上旨意，無非要你拜樊小姐回心，豈有聖旨與你？依我的主見，照七步一拜去，樊梨花起了憐念之心，前來見駕，也未可知。」徐梁說罷，別了回去。丁山好不沉悶，不敢回

去見母，備了一隻香几案，七步一拜。一路想起，好不傷心，拜得腰酸足痛，饑餐渴飲，吃了多少辛苦。